

董光詩詞集

賴紹祥 / 著

農村插隊勞動雜吟
歡呼審判林彪江青反黨集團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
在聯合國總部瞻仰周恩來遺像
蝶戀花·紀念葉劍英元帥
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一百
鷓鴣天·壽母校北京大學
浣溪沙·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紀念瞿秋白同志誕辰
壽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女足大勝韓國

海天出版社

莹光诗词集

程许徽敬题



赖绍祥 / 著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邢 准
装帧设计：陈 沙 尔
责任技编：王 颖

书 名 萤光诗词集

著 者 赖绍祥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 编 518033
印 刷 者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I S B N 7 - 80654 - 207 - 8/Z·3

定 价 28.00 元



序一

程祥徽

赖绍祥，一脸的稚气和单纯，见了女同学肯定泛出羞涩的脸红。厚嘴唇说明他憨厚，热情的目光快要烧起火来。他是我五十年前的同窗、团支部的委员。我们那个班是解放后全国第一个语言学系，国家对我们怀抱极大希望，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商承祚、吕叔湘、陆志韦、袁家骅、朱德熙等教授亲自给我们授课，老师们赶上了语言学繁荣的新时代，极其兴奋地为我们开设许多从未开过的课程。例如因为王先生给我们班开了汉语史，此后其他高等学校才有汉语史这门课；岑先生给我们班讲普通语言学史，此后别的大学也开起语言学史来；袁先生首次在我们班开方言学，此后方言学成了语言专业的热门课。……同学们深受当时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和老师们的专业精神的鼓舞，抓紧难得的学习机会，准备毕业后以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语言学工作者的身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踏进校门的时候，全班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同学们都曾到过王先生家做客。王先生、王师母就像是我们的长辈，班主任唐作藩先生则是最年长的兄长。然而踏进校园一年之后，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搅乱师生们的心绪，老师成了资产阶级学阀，王先生因为提出少搞一点阶级斗争，维持学校的安静气氛险些儿被打成右派；学生中开展的拔白旗树红旗的斗





争更加如火如荼，一直斗到1957毕业那年，终于以抓出了几个学生右派而宣告大学生活的结束。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们本应当分配到国家急需的机构(例如社科院、文改会、各著名大学)去发挥作用，却绝大多数限于政治条件而走上学非所用的地方，只有学习成绩不怎么样而在斗争中立了功的同学或称打手留在大学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位竟然留在母校的语言学专业当助教。(这个位置向来是由成绩最好的毕业生占领，它是这个班级学习水平的象征)这个期间的赖绍祥收敛了羞涩的笑脸，说了许多不中听的犯忌的话，因此他被视为同情同学中的敌对势力，成了所谓革命运动即极左运动的绊脚石。组织上没有明确地给他一个以后可以申辩、平反的处分，却是人人心中明白的内定的“右倾”或“中右”。但是他的良知在，人格在，同学们心里佩服他，敬佩他，也更加亲近他。他没有留校，也没有被分配到家乡广东的高等学校，而是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去到无人选择的去处四川。在四川，想来他的心情不会愉快，先是下乡，后是与夫人分居两地——一对年轻夫妇都不在自己的故乡，一个在大西南四川，一个却在大西北新疆，而且长期分离，不知何时才能团聚！(今天的年青人会说：有没搞错！)

我和绍祥一起年轻，一起入大学，一起去西部，后来他比我去得更远——为了夫妇团聚去到新疆石河子。1978年，知识分子所受的禁锢开始松动，绍祥从石河子给还在青海服务的我寄去一封信，还寄了一首滚烫的七律，这可是分别二十一年后的飞鸿啊！看着来信，尤其是读着他的诗歌，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快要喷出火来的热情的眼睛，证明这么多年以来谁也没忘记谁，我迫不及待地给他写去回信，也寄去一首七律诗。现在我把这两首放在一起，回味一下我们在那个动荡年代结束后如何总结过往以及如何憧憬未来，也许这会给今天的年青人增加一点感性的历史常识：



赠程祥徵

过眼烟云二十年
故人风貌一如前
华章捧读心潮涌
青史波涛血脉丹
岂畏流言坚壮志
更攀峰顶续鸿篇
人生幸福为何事
击浪凌波越险山

答赖绍祥

动地惊厯年复年
良师携我勇争前
扬帆粤海春潮碧
举步燕山秋叶丹
赤子多情怜大漠
男儿有志著鸿篇
遥听疆外石河子
浊浪推舟过万山

我诗中的“良师”既指教课的老师们，也指绍祥，因为他是我的益友，故也是我的良师。第三句写我们一起入广州中大，第四句则是一起进北京大学。大漠者，绍祥当时所在地也。

绍祥到了大漠，彻底放弃了语言学专业，但我猜他的心情会比





在四川好，因为他在《石河子垦区》中轻快地唱道：“油菜花开粉蝶旋，条田金色望无边。潺潺渠水来天上，突突机牛垦种欢。一派田园风景秀，千层林带触云端。狼嚎戈壁今何在？靓丽江南现眼前。”他在石河子写的《杂咏》更是精彩，那种豪气令人想起唐朝边塞诗大家的气概，例如“狂风怒吼卷飞沙，蔽日黄云噪晚鸦”，“凛冽北风彻骨寒，飞沙走石树枝弯”。当收到内地亲人的来信时，他吟诵道：“今朝家信航邮至，怒放心花两手颠”。读到这些地方直教人想起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等千古名句。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最好能到大西北去接受当地人情和大自然的熏染。那里的山川打开人们的胸怀，你会把天山当作你的脊梁，把河水当作你的血脉，那里给人以纯真、热情与豪放，那里可以把小家子气的人改变为胸怀大度、气量非凡的人。绍祥《旅途杂咏》中的“极目荒凉无草木，骆驼大步往前跨”就充满了这样的奇气。这骆驼不是别的什么，端指绍祥他自己。我喜欢这样的诗句，它意境辽阔，打开人们的眼界，震撼读者的心灵，起着其他方式无法起到的美学效应。

绍祥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了。他一方面依依不舍地离别戈壁，留下这样多情的句子：“戈壁新城景色妍，也曾挥汗建家园”，他是把戈壁当作故乡的；但他同时又兴奋地唱道：“合家团聚天伦乐，共插茱萸每一秋”。这是多么复杂、丰富而又多么纯真、高尚的情感啊！就像王维重九登高想起“山东兄弟”一样。从戈壁回到南方，绍祥如鱼回归大海，有机会全方位地发挥他的才能了，其中包括他的文才、诗才、专业才能和领导才能。此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高峰，从他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可以看到他的情怀，还可以透过他的作品触摸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例如他旅美一趟，得诗12首，其中有个人的感受，有异国风情的写真；国内国际的新事、大事和趣



事(新事如《欢呼北京申奥成功》,大事如《庆祝中国共产党十六大胜利闭幕》,趣事如《夜梦中国女足夺冠》),他几乎都有诗记载在案。令人深受感动的追忆与歌颂先烈们的那些篇什,其中特别包括对他亲人的怀念,通过这些作品,我才知道绍祥出身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投身革命正华年,农运方兴烈火燃。骤变风云难觅党,从兹挥汗在乡间”。(《父亲赖坤宏九十三冥寿追忆》四首之一)母亲“持家俭朴咽糟糠,治队精明稻米香。两袖清风徒陋室,满腔挚爱建家乡”。(《祝母亲米寿》)叔父“慷慨悲歌上战场,严惩倭寇逞凶狂”(《咏赖坤莲烈士》)。……这我才明白,绍祥的人品、文品、诗品都是由来有自,家庭的教育与熏染在他的人格成长中起到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让我明白到,何以他用那么完整的篇幅歌颂、追忆革命领袖,一个不少的描写十大元帅、十名大将以及其他人物。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仍称林彪为元帅,功罪分明地加以咏唱。

绍祥的诗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不乏正直、公平的描写,比如热情歌颂母校老校长马寅初在他的“人口论”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的气节:“泰山压顶躯犹直,铁骨钢筋硬脊梁”(《缅怀马寅初老校长》);称颂罗荣桓元帅敢于公开反对接班人的人选而“举荐贺龙遭否决,质疑林贼斥枭雄”(《敢傲冰凌绿叶浓》)。他对刘少奇的死表现了极大的义愤:“忠良摧折遭轻侮,奸佞升官握重权。元首悲哉诬害死,共和国里最沉冤”。(《共和国里最沉冤》)

绍祥在《诗自序》中说:“自古诗言志,闲时写几篇。无心追李杜,有意赞英贤。亲友同窗谊,缤纷大自然,齐家治国事,偶亦上毫端。……”一部《萤光诗词集》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序中提出的纲领。他确实是在闲时才写诗的,他完全是个业余诗人,不求名,不求利,甚至不求发表。他用诗的艺术形式赞英贤、歌正气。文人的高雅不在远离闹市、出世隐居或自命不凡,而在兴之所至,意



到笔随,以之为文,以之为诗,高唱低吟,甚至可以举杯扬盏,放浪形骸,像王羲之写兰亭序那样。王字写得最好的一幅正是不经意而成的兰亭序。绍祥说的“诗言志”,这“志”字谁都没解释透,我们当然更是说不清,所以古人又加了一句“诗缘情”。此后文学史上有人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其实诗言志是对的,诗缘情也是对的,双峰并不并峙、两水也不分流。世上没有无缘情的诗,那些分行押韵甚至平仄对仗都工整唯独没有诗人情感的东西不是诗,而是三字经、百家姓、汤头歌诀之类的东西。绍祥的诗词很注重情的抒发。在茫茫戈壁滩上,就连写景他也是带着情感的:“一觉醒来天大亮,迷蒙细雨柳丝长”(《旅途杂咏》),这样的句子让人联想到《渭城曲》的“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意境和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浪漫。绍祥曾经官至嘉应大学副校长,对家乡的高等教育多有贡献;2001年夏,绍祥已经退休多年,此时嘉应大学改制为本科大学,这已经与他这个前任副校长无关了,然而他依然兴奋地“喜赋”二首:“欣看桃李千层绿”,“驰骋天涯一代骄”。绍祥对事充满感情,对人更是一往情深。《红宝石婚追思》写他与夫人四十年来的相识、相知、相恋以及婚后的相别、相思,情感真切。像“相思若问为何物,一寸柔肠一寸愁”,“柴米油盐无浪漫,琴棋书报有因缘”这样的句子是可以当作唐宋诗长久地传唱下去的。绍祥写给同窗的诗词常常勾起我们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例如写给张励今的“情深潭水忆同窗,系恋当年仲恺堂。励志攻书图报国,今朝华夏百花香。”潭水显然是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巧妙借用,让我们想起中山大学求学时同学之间情深千尺的情景,尤其精妙的是诗人运用鹤顶格标出“情系励今”四字。绍祥写给彭宏柏的步韵诗更是感人肺腑。诗曰:“万花寥落朔风狂,噩梦十年悟一桩:自古忠良多苦难,岳坟祭罢鬓如霜。”宏柏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并且曾在一间宿舍住过,1998年宏柏因病逝世,我们班因此又少了一位“疾风



劲草真君子”，走了一位“正直忠诚铁骨铮”的学长。

我和绍祥一起经历年轻，一起走向年迈。所幸他享有十分美满的晚年生活。历史给他的任务应当是：休闲、漫步、太极、旅游、弄孙为乐、糊涂潇洒、益寿延年。绍祥有一首退休诗，举出退休生活中的这些内容：“发挥余热半休闲，傍晚晨曦太极拳。月下花前双漫步，报章杂志审读繁。孙儿绕膝天伦乐，老伴萦怀晚辈贤。潇洒糊涂多惬意，欣逢盛世更延年。”希望绍祥严格按诗中所说去做，并且减去其中“报章杂志审读繁”那一条，活出一个快乐的老人、幸福的老人！

收到绍祥寄来的诗集植字稿，一口气读完了全篇，迫不及待地、没有过夜地想到哪说到哪，竟然写了不少字数。会不会占用太多篇幅呢？就此打住吧。因为是在聊天，没有章法，没有修饰（否则不叫聊天）。若认为这也能算是序文，那就向绍祥交功课了。

2003年8月8日于澳门





序二

曹学伟

绍祥善为文，还在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报社度过一段笔走龙蛇深受报社同仁重视的生涯。但他的好诗和写诗，作为多年挚友，无论是在锦城成都还是他西出阳关、南归岭南后都迄未与他中断联系的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在成都媒体陆续读到他的一些诗作，方有所知晓。现在，一部厚重的诗词集摆在案头，我才知道他与诗的不解之缘和结成的累累硕果。

读着绍祥的诗，我的心不断受到灼热和震撼。集中的不少篇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诗歌最具私人性，最具感情色彩，它是诗人灵魂的颤动，是诗人心灵深处流出的血。绍祥是深于情的人，他的作诗之旨就在于以诗言志，以诗抒情，在淳浓似酒的深情中，抒发他对亲人、故旧、乡土的倾心挚爱，对祖国、人民命运的深沉关注，对革命先辈的无比崇敬，寄托着他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认。他敞开心扉感知世界，感知周遭的一切。无论国内国外时事、军事、政治，及节日庆典，朋际交往，山川风物，或是标志着美好理想，崇高德操的前辈事迹，都能对他积蓄深厚的情感一触即发，熔铸成他火热的诗行，引发出他情深意挚的吟唱。诗词集中多篇抒发亲情、乡情、友情之作，炽烈真淳，沁人肺腑，令人荡气回肠。那些汪洋恣肆，大笔挥洒，



歌唱革命前辈的诸多篇章,更是力透纸背,满腔豪情,汹涌激荡,使人热血沸腾。

坚持自己的人生指向,价值准绳,使自己的诗具有一种纯净的灵魂和崇高的精神,是绍祥诗作的又一特色。集中的诗词尽管题材多样,长短各别,也无论是几十年前的旧作或是当前的新篇,都毫无例外一以贯之地极力张扬人的美好情怀,神圣感情,把光明投向黑暗,将信念执着于人类世界未来的辉煌,诗行中充满凝重深沉的历史意识,主体精神和人生使命感。他对父母的追忆,强调的是其“两袖清风徒陋室,满腔挚爱建家乡”,“节衣缩食助亲朋,义胆侠肠火热情”的优异人格。他写自己伉俪多年异地相处时,是“天成佳偶长年恋,地隔雄关几度秋。鸿雁传书思夜夜,痴情似火爱悠悠”;团圆相聚,不再两地乖隔时,是“柴米油盐无浪漫,琴棋书报有因缘。地久天长情烂漫,相濡以沫到残年。”传达出的是淡泊自适的高洁人生和透心剔骨的坚贞不渝,至纯至厚的绵绵情爱。他对新逝故友深为痛切的是其“心地善良无秽物,志存高洁远虚名。”对饱经沧桑的同窗最喜其始终不改初志的积极奋发的人生:“过眼烟云二十年,故人风貌一如前。……岂畏流言坚壮志,更攀峰顶续鸿篇。”重访当年他工作过的报社,令他快慰的是:“喜看晚辈超前辈,泉涌万斛卷巨澜。”数十年后,他与故旧经历多次磨难再度重逢,虽然彼此早非盛颜,心底也有着各自的伤痕,但在他的诗中没有感伤,更没有颓唐,喜极如梦的同时,有的是豪迈的勤勉:“如轮‘运动’韶华逝,似火情怀意气长。天下兴亡我有责,犹将剩勇荐炎黄。”集中众多咏物诗,无论是咏萤火虫的“点点萤光闪夜空,燃烧生命亮苍穹。不跟星斗争高下,默默辛劳暮色中”,夜来香的“枝繁叶茂孕奇香,朴素无华鄙艳装。耻向人寰夸美色,沉沉暮夜送芬芳”,还是吟蜜蜂的“穿梭不辍百花丛,岂坠娇容艳色中。酿蜜辛劳甘奉献,浓浓甜意伴熏风”,骆驼的“茫茫戈壁望无涯,阵阵狂风卷石砂。极目荒凉无





草木，骆驼大步往前跨。”展示的都是埋头努力，默默奉献，纵是千难万磨，也大步流星，一往无前的伟岸高华的崇高境界。大量正面吟颂社会巨变和革命英烈的篇章，更是立意高远，光焰夺目，大声铿锵，如号角，如鼓点，强烈震撼心胸，激人向上，催人奋进。总之，他的诗大都充满精神力度，能给人带来精神的充盈，信念的坚定，扩大人心的领域，使人以更清醒的意识审视自己，驱策自己。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性弱点空前大暴露，人们拼命追求财富，沉迷于感官的刺激，触处皆是的精神垃圾也逐渐堆向文坛，文学的一只脚已泡入商海中，诸多诗作或搔首弄姿，跟风媚俗，或歇斯底里，表现出病态的精神迷茫，甚至所谓用身体写作，直抒生理上的下作需求。神圣被消解，价值被削平，崇高，圣洁被撕得粉碎。在这种时候，绍祥的诗即使不会被一些新潮作手和某些读者认同，也自有其弥足珍贵的不可磨灭的独特价值。

清人袁枚论诗曰：“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言悦耳，便是佳诗。”绍祥也深知其中壶奥。所以在注重诗的内蕴的同时，也重视追求诗的艺术质地，留意诗的艺术熔冶。他的诗声律讲究，即使一平一仄也力避轻率。他总是细心而又锐敏地捕捉描写对象的特点，打造生动活泼的诗歌意象。他的不少诗都深具艺术特色和魅力。如《游水乡周庄》二首：“划过石桥进屋家，小船摇橹伊呀。出门购物乘舟去，欸乃一声处处达”。“周庄泽国桂飘香，船过门前入后堂。水水相连成碧网，天宽地阔任漂航。”以悦耳的音律，清丽的色彩，自然而不无夸张的语言，有声有色有味地突现了江南水乡特有的美妙风光和悠远神韵，全诗极富动感和视觉美，句句是动人的诗，也是迷人的动态的画。又如旅美纪游诗《晨飞》写黎明从大洋此岸首途，因为时差，飞行十二小时到达辽远的彼岸时，竟是同一清晨的感觉：“清晨飞渡太平洋，半日航行见曙光。步下舷梯惊发现，朝阳依旧挂东方。”简练直撇而又意趣盎然，这或许是同此经历



者都会感到的奇妙的惊喜,却未必是人人都能道出,并将其复活于精巧活泼的诗行中。而那首谒自由女神的诗:“结伴乘船谒女神,高擎火炬傲风云。自由挣得谁家乐?且问街头露宿人。”纵然你可以认为他没从正面更多地看到美国的某些亮点,却不能不认可其诗意的凝炼,运笔的灵巧,那傲立风云高擎自由火炬的女神与被迫潦倒沦落,唯有露宿街头的人们,对比是何等强烈和鲜明!集中的咏物诸作,也大都经过精心熔裁,独具只眼,别有意趣。前面提到的咏萤火、蜜蜂、骆驼、夜来香等均是。又如咏竹:“严霜难挫志,烈日叶犹繁。狂风暴雨急,翩然舞更欢。”避开常见的对竹“外节中空”的咏颂,而着力写其顶狂风,冒恶雨,更其翩然欢舞的坚强、乐观,和勇敢无畏的宏毅之气。再如咏夹竹桃:“夹竹桃花灿若霞,亭亭玉立惹人夸。谁知影倩心肠狠(按:因其含有致癌物),半似狐狸半似鲨。”一反一味赞其美倩的陈笔,而聚焦其似狐似鲨的内里,勾勒出生活中不难经见的似美实恶的典型人生,强烈地抒发了作者的憎恶之情。这些诗传神毕肖,意象一新,朴素天然,含意隽永,一读便如雕似刻地深深印入脑海。构思也很精巧,看似不事雕琢,有如即兴口占,实则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操纵自如的娴熟技法,尽在不露技痕的描绘之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那些颂扬革命领袖,革命先辈的篇什,尤其是礼赞共和国将帅的鸿篇巨制。这种有意以巨大规模,宏伟格局,一个不少地歌咏十大元帅,十员大将的构思,并且连林彪也仍以元帅相称,列入十帅中,是功言功,是罪言罪,以历史主义态度加以恰切的评写,这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似属绝无仅有,别开生面,创意十足。而且众所周知,这些将帅们除林彪外,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杰,叱咤风云的猛士,旋乾转坤的豪雄,统帅雄师,扫荡腐恶,缔造共和国的元勋,也是人民忠实的儿子,他们都有类似的革命业绩和举世景仰的人格魅力,要把他们以每人多篇的诗作集合一起,一一咏唱,这既是一个雄伟壮丽的艺术工程,也



是需要力搏千斤，操纵自如的艺术腕力和胸中别具艺术炉锤的严峻挑战，而绍祥却能豪情贯注，大气大笔，纵横驰骋，既抒发他们共有的伟大信仰，崇高理想，广阔襟怀，亮节高风，和浴血沙场，千难万险，出生入死，指挥若定，开创共和国，建设共和国的丰功伟绩，又细心把握他们的同中之异，敏锐地抓住不同的艺术视角，着意描写，极力挥洒，已成之作不能说全无重复之处，却大体各具特点，各呈其妍，各显其妙，笔酣墨饱，激动人心地写出了他们的英雄传记，展现出一幅幅风雷激荡，烽烟怒卷，璀璨夺目的雄伟的历史画卷，气势恢宏，格调雄浑，具有强劲的艺术穿透力，足以发聋瞶而振庸懦。

笔墨多样，也是绍祥诗词集的一个优点，集中既多热烈礼赞，也有如“笑貌音容甚逼真，言谈举止亦传神。双重人格人嘲笑，艺德沦亡独爱金”（《咏扮演领袖之某君》）的讽刺幽默及诗自序一类的轻松洒脱；有铺写英烈的宏大制作及其凝重庄严，也有如咏水乡周庄等的轻盈曼妙和多篇咏物诗的跳脱晶莹，玲珑小巧；全集以阳刚美为主旋律，也有阴柔美的丰富多彩的和声。

不少句式也颇精工别致，除了有时以“鹤顶格”于一诗之中充分表达了所抒发的内容，又可将每句开头一字依次连缀一句加深情意的完整话语，他如咏山村新貌的“电灯明亮家家亮，电话联通户户通”，“群山起伏山山绿，江水奔腾水水清”，咏刘少奇的“受命解危危即解，承疏航道道安航”，咏叶帅的：“边纺纱线边伏寇，且吟诗赋且弯弓”等，表意写情既很深透，又句调铿锵，活泼灵巧，看似有意为之，又似水到渠成，增添了句式的色彩和魅力。

要说不足，我以为那些题材相类，主旨相近之作，特别是多篇同咏一人的作品，还可以更进一步选择和锤炼，使之更其精美，有些诗前的长序也尚可尽量压缩。

古语云：“知人论事。”自然也知人论诗。因而在此我还想略谈



一点我所看到的绍祥其人。

我与绍祥相识、相知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理想主义高扬的年代，我们一起远赴四川北部山区插队，接受再教育。担粪，插秧，犁田，修堤，无所不干，还不时披星打柴，戴月锄地，后期“大炼钢铁”，又一连几月进入深山密林背矿，烧炭，拉炼铁炉大风箱，绍祥总是满怀激情，默默苦干，劳动很出色。他来自北大，父亲是铁匠，母亲是生产队积极分子，有一个在当时十分令人欣羡的出身，但他从未丝毫以此自恃，自炫。他质朴，谦和，厚道，坦诚，对亲人、朋友一往情深。他往往单纯得有如孩提，在他眼里，心里，是一片明媚阳光和纯净的蔚蓝色。他几乎不知心机为何物，对人从不设防，似乎从未想到当时的世间还有倾轧，有陷阱，有罪恶。当这样的事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他还张大惊疑的目光，一付震撼和难于置信的样子。这样的生性，吃亏是自然的，他为此不断付出了代价。几十年岁月流逝，我们都垂垂老矣，多方面沧桑巨变，早已今非昔比。但本性难移，我感觉，他的赤诚，爱心，他的人生理念，道德取向，价值坐标，他的严于自律，宽以待人，至今执着依旧。而且他还是那样不事张扬，对人低调和藹，也还是那样是是说是，是非说非，是己之是，非己之非，不以任何伪饰包装自己，不作言不由衷之语，更不随风俯仰，扭曲自己的内心。所有这些，在他的诗中都不难得到真切而深刻的感受。诗如其人，绍祥的诗词，就是他这样的人心灵深处怒放的艺术之花。我深喜其为人，也偏爱其为诗。

绍祥诗词集即将付梓，他嘱我作序。我何人哉？于德于才于名远不能忝当此任，况乎我之于诗又是远在门外。敬谢再三，绍祥坚不收回成命，乃勉为其难，对绍祥其人其诗谈几句一己的主观印象。对耶？非耶？实在心中无数，不胜其惶悚！权充序。

2003 年 9 月成都之濯锦江滨





诗自序

自古诗言志，
闲时写几篇。
无心追李杜，
有意赞英贤。
亲友同窗谊，
缤纷大自然，
齐家治国事，
偶亦上毫端。
一点萤光闪，
安期耀世间？
权留方寸迹，
忝与骚人看。
同好如教我，
曷胜铭感焉。